斜川集

以下五篇既刻入卷六

鐵崖集卷第五

題陽關圖後

山林之人能忘富貴易軒冕之士能處枯槁難謝安雅志東山故於富貴如脫屣山王未能忘軒冕故不敢數[illegible]開大抵能脫略世故不戚戚於貧賤者必英偉奇特人也余雖不敢執鞭從浮休公游然先子與有一日之雅蕭猶臭味可以不言而喻公之立朝毅然有不可犯之色退藏於家一丘一壑有終焉之計此其中豈無所得而然哉公之外孫高君嘗得浮休手書陽關圖

歌一篇乃使人臨李龍眠陽關圖置其首又得長安王正叔畫浮休像幅巾野服坐山林間埽棄塵累超然物表置之卷末二人眞知浮休公者世人徒見其功名之心慨然未忘而不知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余略爲之一辨

書漳南李安正防禦碑陰

紹聖初先君子謫羅浮是時法令峻急州縣望風指不敢與遷客游一夕蒼梧守李公安正引車騎扣門請交於衡門之下先君子初不識面也慨然論世間事商略古今人物下至醫卜技藝皆出人意表先君驚喜以相

見爲晩而公冐犯簡書之畀卒酉十日而後行嗚呼眞天下奇男子公還朝果爲天子所知擢帥邕管蠻遁去不敢飲馬於江公嘗言少時官南海有劇賊三十餘人出沒海道人不敢近乃以計變姓名易衣服挾二童以往盡縛之由是顯名其臨義勇決蹈水火人有不可學者況於脫屣軒冕得不優爲之乎某於是時拜公且與公之二子幾仲微仲游今皆有立公爲有子哉

跋李防禦遺文

防禦公以儒者尉南海設方略破劇賊進秩至蒼梧太守知名南服受代還漳江過羅浮爲先君留十日飲酒

論道商略古今自恨相見之晚過方侍行具見其事不踰年公還朝宰相薦換右列付方面畫將以功名誘焉而公循然退避終老於鄉里雖欲挽留而不可得非養於胸中有素而出處進退在我安能以清節照世乎讀其遺文觀其字畫雍容渾厚而不迫切君子哉宣和辛丑三（一作二）月二十日得之於其子大忠跋其後而歸之

跋折太尉碑陰

折氏世守河西歷五季之亂能以區區壤地保完其民人封府庫籍甲兵以歸眞主抑可謂不愧竇融矣然竇氏子弟不及融沒頗以恣縱取敗於世弗克顯有茅土

而折氏五世傳百有餘年忠孝自翼禮義自度若出於一則賢於竇氏遠矣余於幷門始得太尉武安公之墓碑於其子嗣益讀之竦然見其制勝料敵得士死力有古名將之風非特能世其家者也公守河西逾三十年虜在其目中如几上物所使偏裨部曲如臂之使指安得不爲虜所憚昔趙以李牧守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椎牛饗士士卒思奮而纔有寇急入保聚虜以爲怯遂舉衆大入牧選士出奇破殺十餘萬匈奴卒不敢近塞蓋牧居邊十餘歲得虜之情狀虛實詳且嚴以靜觀動以逸待勞則強弱固自不

敵耶頗牧不世出豈可以常理論故余於折公亦云

跋南安巖主頌

佛以廣大智慧不可思議力能於世間現種種功德隨應以求皆使充滿何也佛無他緣惟有一慈人無他術惟有一信慈信二法相須而行故能成就無量大願昔沙門以鈍根故不能誦經其師授此南安定光巖主四句偈誦不及歲餘日記萬言南徐庾氏有子病足不能履地金山佛鑒授以此偈誦之數歲兩躄復伸又有居士劉素事南安像忽得重病禱於像前香槃中現小青蛇舌相純白舉頭如語後三日有人教以此偈晝夜誦

持三日疾愈此皆近歲神異如此豈非佛子厭苦蒙昧抱癃病惱思脫塵勞過於桎梏求哀也力起信也堅則佛之慈悲相應如響有是理哉王君師文官幷門備聞其事讚歎希有曰此偈不可不傳屬某書之將鏤板施人某以爲師文此心不忍獨善其身將使自一傳二至於千萬以信悟人除世間苦夫豈細事哉又使學道者於此觀心得究竟法出諸生死則何止發蒙蔽而愈膏肓乎

朱景輝二子字說

古人之名其子者亦多說矣有獲長狄僑如以喜而名

其子有文在其手曰友以異瑞而名其子人之愛其子莫不欲其賢且貴也元憲宋公之曾孫曰肱曰膰余問其所以名之說其父景輝語余肱生而甚似其祖必能世吾家元憲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股肱元聖致太平吾所以期之如此曰膰者吾通守穎昌釋奠宣聖為亞獻膰於是日也生吾惟仲尼以膰肉不至而行夫豈為肉哉蓋為禮也士大夫生於今目親覩禮樂之盛籩豆具舉此豈小小節文哉吾是以名之子矍然不敢以童子戲遂字肱曰元弼膰曰元禋且著其說以授二子勉使有立以無廢父命

記交趾進異獸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今從古文小品咀華補錄

麒麟鳳凰天所生也虎豹蛇蝎亦天所生也生麟鳳矣必復生虎豹蛇蝎蒼蒼者或自有說然天之生麟鳳也不數而虎豹蛇蝎害人之物往往蕃行於深山大澤間眈眈焉逐逐焉肆其爪牙之利以逞其口腹之欲宜乎麒麟鳳凰高飛遠引不一游於世也

代人上北京留守書

某嘗讀史見趙平原君時有客毛遂素不聞名於衆人一日秦圍邯鄲平原君患之爲求哀於楚選門下士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而毛遂請行平原君強聽之十

九人者略無所施而毛遂捧盤歷揩定從於跬步之內使趙重於九鼎唐封常清高仙芝之傔也初仙芝以其貌陋且跛常清屢自陳不得已置名傔中軍破達奚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且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仙芝大驚由此顯名爲時良將某以爲二人方陸沈自晦辱在泥塗不遇豪傑之士引而出之付以事功則不過一匹夫耳餓死於溝瀆與草木同腐必矣又何以表見於後世哉某竊不自量結髮讀書有志於古人不肯碌碌俯仰於士大夫之閒思得豪傑之士爲之執鞭念如毛遂封常清之流不爲人知則已倘得知己不以衆人遇我

則赴水火蹈鋒鏑不在古人後今罪戾之餘不足道也齒髮如此可以甘貧賤安閭閻不復議此然區區之心不能自默求伸於左右者何哉昔嘗侍座側聞餘論不以某爲不肖憐其無辜若曰尚可教育使不終廢於世心非木石懷斯言而不敢忘今又窮困益甚捨左右而安所訴哉某一身漂零死不足惜有親未葬朝夕不敢自保妻子飢餓不能出門戶婚姻失時言之寒心可謂天之窮民也前者所犯本非犯淸議汚搢紳不可湔洗收錄之人意謂屢更赦宥當得復有舊物無何有司拘於文法止敘散官徒有被大恩之名而卒無需寸祿之

貲豈能默而不言就死地哉方今之世左右當方伯之任荷天下之重名四方之士帰舍人之門求爲李膺之御拾青紫紆組綬不知幾何人矣懷材抱藝不乏於使令文章翰墨奔輳於幕府如不肖者豈足繫門下得失哉然左右一言可使貧者富窮者泰嘘枯吹生易如反掌某困窮如此安得不往告而左右安得不終憐之乎使某得在奔走之列感生成之過如毛遂封常淸區區事業當不辱於門下非空言也惟執事者察之

論海南黎事書

嗚呼天下之利害縣官未始得十四五也天子不過得

之左右大臣左右大臣不過得之方伯部使者方伯部使者不過得之守令守令能得之於民者特利害之似耳今天下號稱能吏者直以簿書期會潔身奉己而已尤異者使民尊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可謂能矣然上之情不可知下之情不能達所謂利害之實從何而得之哉昔然明欲毀鄉校子產弗許以爲鄭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夫民至愚而神者也國家之美惡法令之得失官吏之賢不肖未嘗不竊議於下也而況其一方之利害耳目所見父兄所傳日夜講之可謂熟矣古之君子建一事出一令未嘗不參之於民言而執事者

不求之於斯人而斯人者未嘗以實告豈上下之情有
閒而然耶粲竊見海南黎人一事議者紛然利害未決
此雖朝廷瘡疥之病不足以置齒牙然一夫不獲亦君
子之所恥也異時論者或欲覆其巢穴而夷其地或欲
羈役其人而改其俗或欲絕其通市以困其力然皆不
得其要徒使震讋驚擾戕我官吏虜吾民人而執事者
又埶視而不敢誰何上下相蒙使死者無所告生者無
所北甚可哀也豈議者未得利害之本末而斯人未有
實告者耶僕侍親海南實編於民所與游者田父野老
閭閻之民其道不足以相休戚而言之者又忘其忌諱

故所得為最詳若默而不言孰為執事者論之議者曰黎人之居非有重門擊柝之固甲盾劍戟之利特若鳥獸聚散於山林谿谷之間耳若以銳師出其不意焚其聚落一舉可滅也執事者以為信然何則按圖觀之方寸之地耳不過選士數千一將可辦也僕以為不然聞之父老曰黎人之居山林重複鳥道上下騎不能騁也而健者常伏於其間以阻行旅吾乃陳以待之鼓而攻之彼不吾角也然必狼狽而走山林以邀吾歸一夫鴟張雖賁育無所施其勇六師無所用其衆是豈一將可睥睨也哉議者又曰不克且濟師此又非策也賊聞吾

之大舉也必盡族而來獸窮則搏無慮精兵萬人吾乃曳甲冑之士踐不測之域以所短校所長非三萬人不可勝也且不可以一舉得之也期以三歲取之夫瀕海瘠鹵之地屯三萬人且三歲糧民可以堪之乎且既得地必郡縣之也而深山窮谷之中豺狼魍魅之所憑水土疾疫之爲厲豈華人之所能安也哉不然既得之而且復失之矣議者又曰黎人所以慢邊吏而侮吾民者法不懲耳今殺人者止於輸牛羊是何足創哉若屯師於境而許以自新易之衣冠使之內屬法令徭賦一均吾民則易治矣執事者以爲信然何則以其怖死而必

從吾又不血刃而得方千里之地自是無疆場之患省屯師之費矣僕以爲不然夷狄之性如犬豕然其服可變而性不可改也其紓死聽命願爲吾民者未知異日之患也法令之煩苛調斂之無時官吏之貪求能保其無乎閭之父老曰往者罷庸而取直吾民皆欲棄冠服而椎髻捨墳墓而逃山林此豈有他哉趨所樂也而欲使黎人棄彼取此不亦難乎譬之養虎狼於陷穽置蝮虺於几筵謂其馴擾不螫亦誤矣議者又曰黎人處不毛之地鹽酪穀帛斤斧器用悉資之華人特以沉香古貝易之耳吾焉用此藉寇兵而資盜糧哉宜飭邊吏謹

視商賈之出入彼自困矣執事必以為信然何則以為眞能困彼而不能困我也僕以為不然瀕海郡縣所以能鳩民置吏養兵聚財者恃商人耳商人輕風濤之虞涉不測萬里之險而歲歲必集者貪倍蓰之息爾若絕黎人之懼商人不來我自困矣關市之征歲入不足一困也兵吏廩賜無所從出二困也衣食不足飢寒從之三困也而黎人必將齧草木飲血茹毛以求生生之理又焉能困彼哉醫之治疾也攻其所病之體未有攻其未病者也疽之生於首則治其首生於足則治其足未有疾在首而砭其背在足而穴其胃也今黎人特小小

邊盜耳議者乃欲起爭桑毀餅之隙忘一炬燎原之戒豈非攻其所未病者哉父老曰黎人雖衆不能入寇也何則非有君長酋豪爲之謀賞罰號令以一其衆也今聚百人之徒具十日之糧始可與邊吏遇也而彼府庫發斂之資十日之糧豈易辦哉富者不過椎牛饗士一飽而奮旦出而夕返也我特清野以避其鋒使來無所獲得不償費彼何自苦以取憎於我乎獨有質劫之患耳然考其本則我曲而彼直父老曰黎人之性敦愿朴訥無文書符契之用刻木結繩而已故華人欺其愚而奪其財彼不敢訴之於吏何則吏不通其語言而胥吏

責其賄賂忿而無告惟有質人而取償耳吏足以直其忿法足以禁其欺彼若赤子之愛父母也何憚一訴而質人也哉爲獄事計者上策莫如自治當飭有司嚴約東市黎人物而不與其直者歲倍償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賂者不以常制論而守令不舉者部使者按之以聞又爲之賞典以待能吏如此則能者勸慢者懲貪胥猾商不敢肆其姦邊自寧矣父老又曰異時走朱崖者東西二道羈旅無虞今七八百里悉爲賊區官吏文書商賈往來皆道於海此不可不治也僕以爲以力勝者兵罷而復塞以利啖者賊貪而不叛也朝廷若

捐數官以使人則賢於用師矣今黎人盜邊民之畜臣室不過從十餘隸徑入其族數其罪取之不敢拒命者信異其人也僕以爲此可許以官而用矣使齎金帛入喻諸黎曉以利害懼以禍福若能開復故道使行旅無壅則籍其衆所畏服者請諸朝假以一命而歲與其祿不過總十餘人歲捐千緡耳今朱崖屯師千人歲不下萬緡若取十一以爲黎人之祿可以罷千師之屯矣且夫兵之所在耗於國而又以啓邊釁也蓋扞擻之吏皆用武夫而卒伍之籍多出無賴所過聚落雞犬一空來則摽暴其家人去則壞棄其器具昔日之道未必不緣

是而塞也僕以爲戍卒可省民兵可用何則編戶之家家有武備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而又習其山川險阻耐其風土瘴癘吏若拊循其民歲有以賞之則吾藩籬不可窺矣今西北二虜藉此以制其侵軼況此小醜何足道哉然議者本以圖功名邀爵賞不卹長久之計苟目前之利也若僕所陳何功之有哉然執事當先國計而後身計則遠人受賜也

謝提舉玉龍萬壽宮表 文藻案此似代人作

備東國諸侯之長積玷藩宣贅西山散吏之員尚縻奉稍恩波浹骨感涕交頤伏念臣才不逮人學非見道雕

蟲篆刻但攻無用之詞章潦倒麤疎殊乏有行之事業當睿主粲惟新之化爲稽陰興和市之恩猥以妄庸誤承臨遣萃彼入城之賦揆於一己之平雖公爾忘私敢效肥秦之視越然犯而聚怨不勝衆楚之咻齊竟獲全歸允爲幸會茲荃伏遇皇帝陛下仁參高厚聖協勛華明庶以功方厲精於政治退人以禮每加惠於臣鄰豈伊朽腐之資曲畀記存之數臣杜門老矣戀闕淒其身在江湖悵頹齡之有幾心非木石念報德以何時

謝張帥啓 文藻案此與前謝薦舉狀似同爲太原監稅時所作

服勞關市愧無異於稠人忽玷品題寵實逾於華袞竊

以士不自重則廉恥之風息公不滅私則請謁之路行夫惟自重而不妄登門然後至公樂爲之推轂豈獨求人者惟恐後蓋愈知己者良亦難所取一言故叔向以得鬷明爲喜不願萬戸而太白以見荆州爲榮乃知分義之相投方爲取與之兩得如某簪裳裘冑樗櫟棄材效官米鹽刀筆之閒救過簿書期會之役折腰五斗麤安燕幕之危餬口四方僅免牛衣之泣故平居不敢以竿牘自致而左右亦莫借齒牙先容夫何薦鶚之書下取抱關之吏增光蔀屋改觀同僚重慚枯朽之餘實費吹嘘之力此蓋某官量包山藪言重蓍龜羽儀當世之

公卿綺藻一代之人物兼收竝用將嘉善而矜不能捨短取長抑與人而不求備（一云抑與人不求其備）遂令無用濫厠甄收若非藏垢而匿瑕孰肎左提而右挈昔晏嬰取士尚贖過於縲囚而趙武好賢嘗求人於筦庫某敢不激昂衰鈍祇畏簡書進不負於所知退無慚於素守以此圖報豈其敢忘

代人謝啓七首

觀風全晉繆膺刺舉之司聽誦與人致厠薦論之列豈謂囊封之幾上達煩華袞之見褒有靦面顏增光蔀屋竊以聖朝圖任莫先舊人漢法考功必更治郡故望之

試吏於馮翊輟自九卿黃霸治最於潁川入爲丞相況此右文之世益思共理之臣眷求黃髮於公卿之間用保赤子於覆載之內果聞報政不待期年某官學造淵源才兼果藝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久參書殿之嚴屢典侯藩之寄淮陽臥治已多長孺之風渤海政成將被水衡之拜某某埽門有舊推轂何功昔蒙一鶚之稱敢忘知遇聊採二天之譽莫報私恩

又

將漕逾年已愧無功於飛輓司刑一道蔑聞有補於澄清方懷沙汰之虞復冒轉輸之寄自慚尸祿空祇汗顔

竊惟爵祿者待天下之有勞食貨者乃生民之先務故
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足兵之功豈惟遷有無
而懋化居蓋使實倉廩而知禮節矧此冀州舊壤全晉
奧區地介兩河寇臨二虜仰給於官者環數千里取賦
於民者逾二十州責當任於嬴虛材必資於果藝盡山
川之曲折虜在日中權貨殖之重輕錢流地上如某者
儲能寡過初之治稱才不足以分廟堂之憂寵已驚於
逾蠖蟻之分靜思忝冒實自吹噓錄其歲月之勞借以
齒牙之論此蓋某官弼亮元聖師表萬民才全而德不
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爲報國以豐財裕民付

有司致此恩榮下逮疏遠謂其已試於折獄盜賊偶寧庶幾有益於理財公私俱濟某敢不激昂志節盡瘁國家上酬天地生成之恩捐軀未已次答卵翼始終之惠没齒難忘

又

奉使十年愧無功於毫髮轉輸一路復冒寵於雲天自慚燕雀之微輒厠鵷鴻之列省躬無有撫己若驚惟國家留意於遠人而廟堂責成於使者委以觀風於千里考其治行於三年內則與主計者任戚慮外則與牧民者同休戚眷兹重寄宜屬異能而某才不逮人學專爲

已遠慚齊相素無獄市之容近類絳侯不知錢穀之對夫何忝冒下逮庸虛此葢某官杞梓良材圭璋重器以經術潤吏事以仁義陳王前噓枯吹生得育才之三樂絕長補短無求備於一夫致此恩榮盡荷吹借

又

擢從冗散未嘗歲月之勞寵被使令葢錄涓埃之效伏念某箕裘未學偶玷名科樗櫟乘材寖階膴仕服勤州縣之役纔謹簿書之嚴屬此繕營與於奔走競收梓杞慚無匠石之能徑啓山林遂掌虞人之職量材何有拜寵若驚顧非借助於游談又乏先容於左右夫何異選

亦及庸愚某官以道事君用人惟己得育才之三樂無求備於一夫尺有短而寸有長將收薄用歲有餘而日不足責以後圖某敢不盡瘁捐勞量功庀事期益殫於夙夜庶少答於生成

又

繆膺使指方愧無功寵畀漕權復叨重寄自顧才能之謭薄猥當金穀之轉輸遷徙有無乏桑羊之心計重輕殖貨愧劉晏之錢流偶緣歲月之勞遂玷雲天之澤迹𧨂忝冒實自吹噓某官名重搢紳望隆朝野器藏清廟之瑚璉材並豫章之楩柟治行已著於龔黃人物獨高

於許郭借其餘論得被甄收愧馳謝之未遑辱賜書之
先及莫報瓊瑤之贈但爲篋笥之珍

又 文藻案此似判中山時作

飛芻輓粟慙無補於事功說禮敦詩輒濫居於謀帥況
此鮮虞之舊壤蔚爲朔野之雄都素稱足食而足兵何
止有民而有社控臨蠻陌雖無表裏之山河拊循士夫
必賴折衝於樽俎而某學不足以經遠才未能以過人
久玷朝廷之誤恩尚處承明之祕職兼收並用録其薄
效於東南捨短取長姑又責成於燕趙此蓋某官弼亮
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

取士為報國以養兵息民考治功剏燕雲撫順之初實廟堂宵旰之際昭攜懷遠臥鼓滅烽旣書衞霍之功行責龔黃之政遂因人之得冒恩私某謹當益竭空疎務酬知遇輕裘緩帶敢希羊叔子之風積穀屯田庶收趙充國之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又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竊以三省之與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

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賣劍買牛
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
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當世之豪强而獨理未
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來罷退聊避謗議忽叨左史之
除俄擢西垣之選會非踴躍冶金偶就於莫邪惟是青
黃溝木遂成於儀象此蓋伏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
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
肆矜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厲
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
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王憲拜水衡啓

伏審光膺帝制入掌水衡澄清千里之畿民無冤濫渙汗十行之詔帝自疇咨伏惟使者修撰道義儲身忠誠許國談經術以佐吏事懷仁義以陳王前故出則俾觀民風入則獨熙庶績顧大河中國之經瀆表治亂而見於書而水官三代之虞衡歷古今而難其選將欲行其所無事必使謀之於未然寬九重宵旰之憂慰兩河生齒之望循名責實爲官擇人果見除書允諧舊德消盜賊以安渤海既旌報政之良臨河洛而歎禹功將繼前人之美某久忝屬吏夙被仁風欣太平之得賢覩嘉猷

之入告願同燕雀遠伸賀厦之誠尚冀桑榆晚借餘光之末

同畢靖州啓 長元案此篇永樂大典不載從播芳大全補錄

狐狸未盡宜鷳鶚之橫飛騏驥先驅甘駑駘之在後顧蹉跎之無用雖矍鑠以奚爲過辱緘題曲垂存藉仰君子之有道識仁人之用心感極成悲驚定而愧恭惟某官才推人傑名擅國楨相有擲筆之虎頭終封定遠忠竝伏波之馬革不畏蠻溪閭里觀楊僕之懷黃道路聳買臣之衣繡某忝茲別乘預切依仁方殘暑之秋風多生爽之夜雨更祈善攝以永壽祺

以下十二篇點刻入卷六

鄖城縣遷土地祭文 案此政和七年官鄖城時作

謹以羊一豕一清酌之奠昭告於縣治土地之神某以乙未歲之冬奉敕宰是邑既至環視公宇墊隘圮壞十七八而外有樓以藏敕書欹傾將壓不可枝梧吏舍半房戶外如列塗肆政令之出入不可譏禁案牘之在亡不可考求帛幣之委積或至暴露囚徒之居處上漏下溼某竊憂之乃請於府量功畫材得錢八萬會部使者按漕過邑又以繕完告得錢十萬因農之隙徙敕書樓稍南盡收吏舍官帑列於兩廡別爲庫以儲民兵之器械又新獄之三年通爲屋五十有五楹開門而事畢靚

闔門而人知禁財不費於公力不匱於民始於丙申之秋成於丁酉之冬獨令廳不改作不敢先於奉己東西夾舍未暇者以其苟完而止也始卒兩歲雨暘以時疾疫不作吏亦安堵意土木之興必有陰相之者乃鳩餘材作新斯廟非獨以荅神之貺舊廟在庖舍之後煬竈之所熏燎腥穢之所汚黷神儻不安其居人亦何安焉謹卜良日奉遷神像惟神福善懲惡保佑茲土若吏若民永有依怙顧茲威靈其報敢忘

元符改元奉敕告祭文

廷博案元符元年叔黨尚隨侍東坡於儋州未嘗筮仕此二首似亦代人作

主上欽崇天道敷佑下民躬薦徽稱以嚴上帝霈鴻恩於率土稱元祀於百神乃眷明靈實參化育名紀載籍功冒黎元冀昭鑒於德音益導迎於和氣均播厥福永孚於休

元符改元奉赦告祭文

恭惟國家享自天之佑元日受定命之符眷卜世於萬年霈鴻恩於九有遵依詔旨竝走羣祠凡有功於斯民咸稱秩於元祀神其昭鑒永孚於休

祈禱祝文五首

涉冬不雪常暘為災方興嗣歲之憂輒有望霓之請威

靈如在民欲必從瑞雪應祈南畝霑足蘇麥芽於旣槁
消癘氣於未萌神實有功於人吏當何以報德敢伸薄
奠以薦熹誠

又

吏依民而立民恃食以生歲之不登民將告病水潦艱
食吏責安逃是用竊呼神天並禱羣望救災恤患神則
優爲散沴氣之滯淫拯秋成於旦暮吏民拜貺其或敢
忘

又

淫雨爲災欲害垂成之稼下民告病冀回從欲之仁非

神惠養於黎元為吏難逃於憂責轉陰晴於反手變饑饉為豐年眷茲默宰之功敢怠其報惟有事神之禮益戒無怠

又

鄙之為邑地卑水聚秋稼在野甚畏霪雨茲以病告冀獲開霽曰暘而暘神則聽許拯其溝瀆實之倉庾神賜則豐我報良　薦以明誠神其焉吐

又

水潦之餘秋成無幾牟麥未種飼歲可憂商賈告病於泥塗稿入未終於場圃而連雨不止積潦尚多民亦何

享吏實不德惟神宰制造化開闔陰陽願興從欲之仁下憫窮呼之急事神之禮祇戒不忘

送聖水還乎濟龍潭祝文

伏以千里之災抑有徵於度數再三之瀆敢失信於神明眷言歲旱之哀號輒勤風馭之至止微衷莫達德意未敷殆一方罪戾之所招雖十日窮呼而靡獲謹遵首志躬餞歸途罄佛事以酬初心瀝丹誠以祈後效伏願神縱反旆靈液回川尚憐涸轍之魚無廢為霖之志請命上帝速敕雷師轉凶禍為豐年域斯民於仁壽當懇求於爵號庶少荅於生成尚饗

祭叔父黄門文

嗚呼天無意於世乎曷爲畀之以人夫既畀之而又奪之理何疑於大鈞昔者仲尼孟軻周流天下皇皇乎求君蓋欲拯生民於塗炭救將喪之斯文然身卒困於逆旅志壹鬱而莫信豈道大不容於世也抑天未欲平治於斯民烏乎哀哉維我王父皇考以及叔父天祚有宋篤生良臣祖堯禹而陋秦漢談王道於一門公之在廟堂也則王人廢而蠻夷服禮樂正而朝廷尊排申商之充塞非仁義而莫陳庶幾乎虞夏之風反樸而還淳矣屬世故之迫隘乃一蕕而一薰橫江潭之鱣鮪豈溝瀆

之容身竟中道而出走罹此鄭之紛紛然公之脫身南荒而歸也則瀠然箕山之下渭水之濱友巢由於千載追松喬於白雲蓊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託春秋以見志戮姦宄於灰塵公雖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泰山歸之如鳳麟意造物之有待使巍然而獨存忽山頹而梁壞荷蒼蒼之不仁豈吾宗之不祐天實禍於搢紳過也昔孤而歸公於許奉杖屨者十春維二父之篤愛推其餘於子孫痛里門之一訣哭來訃於并汾恨易簀之不見猶及拜其冠巾恍高堂其如在疑謦咳之或聞誓不辱於教誨期可見於九原傾一觴而永已不得

執紼挽公之歸葬於西岷也

祭常孚然文

嗚呼詩禮遺喪僅不控頤以得爲榮以失爲悲陋矣稽古射利乘時若商賈然壟斷物宜彼君子者以心爲師譬猶農夫載耘載耔雖有饑饉吾志不移猗歟子然信道自持抱其家學衡吾氣機如資章甫越人何爲身則不偶論無少卑白首爲郎理復何疑嗟我先君昔遷南夷萬里致書公時布衣同臭使然忘其阽危先君即世義不敢遺請婚後人不謀於龜嗟我兄弟坎壈無依方鑿圓枘公獨見私倒其廩囷決其藩籬我倡子和終日

不違曰我有財汝其宰之豈其一別訃音遽隨委蛻而行藥不待醫爲仁必壽天不吾欺云何抱璞竟不少施易簀之言我不獲知兩楹之奠莫薦其歸惟以鄙詞致茲涕洟想其音聲欬然在帷庶幾英靈擧此一卮

祭岑彥休文

嗚呼去古道遠士惟利趨芥拾青紫粃糠詩書如商賈然資舟輿車得於古人特其腐餘惟彥休父世業於儒自誠而明六經自娛掇其英華恥前弗如譬彼農夫以菑以畬既耕且種且穫且儲雖有水旱孰知嬴虛蚤陟巍科馳聲天衢金馬玉堂指日可須乃請試吏邅迴闒

迋莖歌兩邑古艮大夫推其肝肺拊嫗㷀孤毋或傷之
同吾體膚去惡勿疑利吾穰粗上黨之治蓋隆於初剛
亦不吐弱焉必扶期月而歸遂與世疏幅巾深衣築室
端居左墳右典東覲石渠鄰理化之訓其稚雛嗟余通
家三世鄉閭臭味旣同婚姻與俱逾年不見凜然清臞
隱几而坐骨見衣隅豈期斯人千里半途望哭其堂若
見巾裾搢紳洟涕塗巷欷歔聊陳一奠往致生芻

斜川集卷五終

以下五篇既刻入卷五

斜川集卷第六

眉山蘇　過　叔黨撰

伏波將軍廟碑

功名與五福均意其爲造物者所吝也富貴之視貧賤壽考之方疾夭固懸絕矣若夫建不朽之功名銘之鼎彝垂之竹帛使百世之後想見其遺風餘烈則與夫沒世無聞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得不爲造物者所吝乎雖然聖人罕言命以爲言命則人事廢矣然有不得不疑於造物者漢武帝之喜功而李廣卒不封侯光武之好士而伏波竟以讒死嗚呼伏波亦長於慮患而智於

出師矣而壺頭一屻說人遂入其說人主一信而不回豈非命也夫始其策公孫述隗囂之必敗南征百粵指揮而定豈其智於昔而愚於今耶武陵之役壺頭路近而水險若道於充則路夷而運遠夫費日運糧敵必有備孰若提必死之士搤其咽喉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鄧艾用以破蜀李靖所以平江陵也使伏波士卒不病則戰有餘矣而耿舒乃謂不從其言致敗夫事固有幸不幸耳田千秋一言取丞相衛青平匈奴而致位大將軍其智安在故豪傑之士懷玉案此處有脫文則肅夫得以藉口而自信其說豈不悲哉且從光武定天下功臣莫不有

封而伏波獨以讒奪至永平圖形靈臺而伏波乃以椒房之故不與是命也夫僕侍親南遷踰五嶺將涉大海過將軍祠下哀將軍之身見誣於千載之上而歎將軍之澤不斬於百世之後豈彼造物者能困其人而不能困其功名也耶謹拜手稽首獻其詞曰維百粤之險阻兮右渤海而左五嶺洞庭居其肘腋兮九疑跨其襟領日翳翳其無光兮谷幽幽其如井烝毒霧之四塞兮雖六師其安騁馘尉佗之陸梁兮建黃屋而外屏薄蒼梧之舜野兮內嘯聚夫不遑屬孝武之明靈兮赫王怒之誰梗問將軍之安在兮敢有愛其遺境嗟粤人之喜亂

兮每覩吾之不警彼徵氏之狂狡兮民欲殲於陷穽雖
不足以辱王師兮非仁者其誰靖下陵波之樓船兮驚
絕俗之氣槩勢破竹之無幾兮條迎刃而自定殲渠魁
以懲慝兮釋俘囚而伸儆布天子之德澤兮舍盟書而
胥命誓馬革以裹尸兮敢為飛而告病何薏苡之興譏
兮抱孤忠而不見省昔樂毅之去燕兮遭辱主之聽熒
悲將軍之讒咎兮死青蠅於主聖眷朱勃之何人兮蹈
鑠布之前鼎雖不能已雷霆之怒兮亦少慰夫未瞑仰
嘉名於千載兮傷吾道之不競功未錄而罪及兮掩大
德於一眚維鴂舌之何知兮獨忠義之斯敬走千里之

粢盛兮恃德刑於邪正使斯民畏罪而不欺兮猶將軍之威令

王元直墓碑

西蜀有隱君子王元直者吾母同安君之弟也過生二十年不識外家侍二親錢塘舅氏自蜀來見吾先君子相與論契闊談仁義先君所與遊皆天下士於舅氏有布衣交竦然見於色踰卒歲而歸時四方門人爭挾所能以進句一言爲終身榮或因之以顯於世而舅氏家無甔石口未嘗言貧窮居十年口未嘗言仕往返萬里無一毫屈於人者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於是

門下士皆悵然自失過於是時始得見舅氏眉目聆其音聲眞有德君子也嗚呼豈可以世俗議哉舅氏之歸先君作六言詩餞之而使諸甥皆賦其後名公卿和者甚衆蜀人爭傳之舅氏閉門不出陳義益高世故卒不能累其心先君之遷於南也平昔親舊屛迹不敢問安否者七年舅氏慨然奮不顧身曰公盛時在朝廷典方面則往見之今厄窮瘴癘之地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率同往者無一人遂獨浮江而下將自洞庭桂嶺而南會先君有詔北還而舅氏遇疾於塗以卒嗚呼過謂吾舅氏能行古人之事而志不達犯患難違衆說而竟

爲俗子所怏是重不幸也苟不書將何以伸於後而善
風俗耶公諱箴元直字也眉之眉山人祖徙居青神諱
惟德者其曾大父也諱文化者其大父也諱介者父也
皆隱居不仕母某氏公九歲通經曉解句義父好賑施
而患貧無以繼乃使治息錢取其贏以周所乏公從容
其旁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恐所及者鮮而取怨者多曷
若師孟子所謂仁義而已乎父大驚取券焚之弱冠以
所屬文見先君子愛之稱於賢良侯元叔時爲成都學
官見而奇之每與論古人退即書數百言如史漢贊論
者元叔歎其有史筆居喪以哀毀見稱免喪元叔復召

僧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閱其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是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學古文里中諸父耆儒皆降意與之游爲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篋以付其子曰吾家不貧矣由是士大夫接迹於門又以詫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足矣元祐閒詔舉經明行修或以公名聞於部使者薦書將上矣力辭而免蜀人尤稱之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夔州之傳舍享年五十三喪歸蜀人哀之宣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於青神縣之玉臺鄉仁愼里鑪

頭山之塢公娶裴氏子男三人過早卒次曰先曰光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楊元龜次適楊顥　孫男四人伯遠仲适叔達季逢公天資仁孝遇物以誠與人子言必以孝與兄弟言必以睦縉紳間嘗有不能於季孟間者公作詩感悟之遂相歡如初季父慶源官於洪雅以論事不合取長官怒變以罪去謀於公公笑曰古人不肎束帶見督郵彼何人哉慶源服其語即謝病去爲兩蜀高人公實相之其聞人之善若已出有不善者如將浼焉人由此多改過徙義不敢使公知此其行己大略也嗚呼吾母與公同氣也離蜀之年公尚幼先君官於南

北不得歸吾母同安君每念外家涕零如雨曰是子有立吾門戶無憂矣然白首無相見期柰何公之來錢塘也化扶力食驚喜失匕筯起從諸甥逆公餘杭門外相持而泣感傷行路悲其孤而喜其至也後四年先妣卽世而公之沒相去無十年渭陽之悲傷無以報罔極又二十年先輿光以書來告曰先君隱德未有以表而出之者子其毋辭過矍然有感於心泣而書之先光皆修身有立能爲詩文公有子哉銘曰古人有言惟仁則榮豈皆軒冕貴爲公卿禮義以載詩書以耕藏於其身頊弁玉纓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五福有一可傳於後曰攸

好德百行稱首富與貴者泯沒何有我觀舅氏占之逸
民躬耕樂道以全吾眞化其鄉閭訓敕子孫蓽門圭竇
吾不曰貧惟士也貴無慙於古視其與遊戸外之屨青
神之原有墳其蕞讀我銘詞以考其素

孫志康墓銘

熙寧初先君通守錢塘孫君介夫使其子志康贄所業
以見願留授經於門下時年未弱冠也先君嘉之使與
余長兄遊既卒業歸自是走四方爲文章士元祐閒先
君知禮部貢舉志康以薦書來京師先君得其程文於
黜籍中擢寘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天下然後知取之

者嚴而得之者固自可必也志康居官不碌碌議論勁正有不可犯之色終身不敢畔所學以宣和二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淮寧之私第其子虬泣血以告曰虬先人寡所合仕纔至尚書郎自少至老受國士知者莫如東坡公不得公銘其墓得公子銘之亦庶幾矣敢以外祖黃才叔所狀行事來請過惟志康父子於余家為世契自齠齔辱與之遊數又同官於井門知之最詳其敢以辭力不能為解乃為泣而書之公諱總志康其字也世為虔州虔化人曾大父長孺故任太子中舍知潯州大父師房故不仕父立節即介夫也終於桂州節度判官

賜朝散郎公賜進士第授奉寧軍節度推官歷冀州幕
鄆州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舒州太和縣八覃
恩及累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自湖外官滿從辟高陽
太原兩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除知岳州請宮祠除提點
崇福宮歸於陳公有田在陳遂為終焉計明年請老又
明年乃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一公弱不戲弄巍然有父
風讀書無所不貫穿尤長於左氏春秋文詞典嚴有西
漢風援古證今而折衷之以己居官守正不撓以仁厚
為急故所至輒有去思南陽張公幾仲之帥高陽也精
選幕府士薦紳閒請行者不一幾仲獨曰吾嘗見師是

黃公之壻曰孫郎者不好面諛師是有所議論孫郎從
旁輒可否之未嘗依違也吾今守邊賓客中不患吾倡
而無和也特用安之者得斯人則吾知過遂辟與俱在
高陽八年賓主無閒言幾仲移幷門又與之同往過嘗
見其端笏趨遊其庭軍府之政必可而後有所唯諾毅
然見乎色幾仲爲改容更張之所輔益不可勝紀公以
文章名世而循循然如不出諸口未嘗恃已以陵物賢
愚少長待之如一稱其善而掩其過在邊之久雖武夫
悍卒皆心服其誠而爲之盡最後守岳陽政亦可觀是
時湖北開斯邊調發他郡文檄旁午於道公私惴恐公

呼豪右百姓與計議於庭曰君父之命不可違吾與汝
曹皆任其責出檄於懷賦之曰吾不以付吏不汝追逮
特寬爲期期而不至者罰皆倍之千里之間民不知勞
而軍需告辦岳陽當經火災譙門兩觀鞠爲灰燼公至
之數月登城歎曰昔岳陽樓觀以偉麗聞天下今乃沒
於邱墟草棘間不能復前人之跡守臣罪也父老聞之
欣然有請曰岳人懷此久矣非我賢守誰當任之有無
惟所命公得朝廷所賜度牒與虞人所獻山林巨植鳩
工庀徒而鼎新之不踰年壯峙如昔州人扶老攜幼來
觀有自數百里至者皆歎曰孫公不擾吾民不鞭一人

而所立如斯召父之甘棠不在是耶故去郡之日人挽留之不得出郊又維其舟使不得去書累日公治郡專用教化視民如家人有爭訟者公爲辯析其理俾自屈服而去古之循吏不是過也平生無嗜好老不廢書如飢渴然善作古篆秦漢而下不取也娶黃氏初東坡公奇其才以語師是乃以其子妻之公晚得痺疾黃夫人躬治藥石相其飲食臥起經紀家事不以毫髮累其胸中者二年公沒窀窆之事皆夫人自任之有古烈婦之風公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風俗之不振也久矣自義不勝利天下之士以容悅爲工端方爲拙有終身爲

縣吏妻子至於寒餓而天下指以爲歎又私相以爲戒則風俗安得不婾乎而士氣安得不卑也此賢人君子所甚懼者先君嘗作剛說一篇爲介夫而發歎天下無其人也介夫流落不遇至死不悔志康又不偶於世抱才無所施介夫眞有子哉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子一人曰虬事親有立能克其家銘曰崆峒之山章貢之水山川秀奇鍾於孫氏孫氏世儒一經教子至於志康命世之士師以道授父以剛遺處其有閒出則或柅晚遊諸侯遇其所知翺而後集夫誰敢羈抱其經術卒不少施世無王良驥將安之局士也貴泰士也賤義利之分

賢懸斯判斯人云亡後生不見我銘其藏惟以永歎

孫團練墓誌

古者天子禮衛曰虎賁書云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其來尚矣有宋選擇天下奇才勇士以隸親軍號曰諸班居則以壯國容出則以威疆埸故功名之士多由此塗出大者賜旄鉞其次皆得稱名將故太原府路兵馬都鈐轄孫公其人也公諱貴字和叔其先趙州贊皇人自大父始遷河東平定軍因家焉世爲農公生而異於羣兒不好戲弄既長狀貌頎然智慮倜儻里人皆異之公亦稍以功名自期志不在畎畝閒也會國家招置新

軍公即自詣太守請補其缺太守馮公偉奇其狀以爲
他日必富貴吾所不逮乃留爲鈐下吏給其衣服俾習
弓弩射藝不踰年能挽強超乘絕於等輩是時朝廷詔
下諸路選才武以實班衛太守即以公應詔遣之日祝
曰富貴無相忘其愛重之如此至京師充御龍直人員
每歲藝常居第一入衛十年天子親御殿閱試諸班以
公絕倫遂授東頭供奉官河東都總管司準備差使是
歲熙寧八年也丞相韓康公帥太原夏雨不止汾河暴
溢欲壞堤敗廬舍亟遣公護築之公晝夜處於堤上自
執朴以巡役人爲危之而公卒不動堤以完安韓公喜

曰今吾民者君之力也未幾除麟州橫陽堡兵馬監押議者請麟府封三州巡寨官不宜用內郡人且無邊勞者恐緩急不足倚辦委將臣沙汰之而用土人之有功者公獨以驍果勇健爲軍馬使張公世矩所惜留而不遣議者不能奪元祐六年爲河東第一路副將駐橫陽堡時夏賊梁乙逋犯麟府衆十五萬諸寨閉壁公獨毅然不顧數出奇兵撓擊之殺傷甚多且開門示閑暇賊疑不敢近又遣偏裨領騎捕得賊生口盡知其虛實歸有日矣乃出家貲募死士從閒道約麟府諸將告以賊退期使設伏邀擊其怠諸將議不合賊鼓行而西莫有

誰何者士氣憤沮於是始服公忠勇而惜其謀之不用
也公自授官往來河西幾三十年熟知敵人之情狀山
川之險易部落之多寡故機不妄發及其慮勝而動忠
義所激則常爲士卒先凡與賊遇大小十九戰未嘗敗
北捕獲首虜以千計積功累官至昭州團練使爵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崇寧之初左右有言公姓名於上前者
有旨召詣闕陛對稱旨即除太原府路兵馬鈐轄大觀
中陞都鈐轄公老矣邊鄙無事乃學方士養生服餌之
說無何瘍生於首公曰是命也醫何爲哉疾遂革以政
和二年六月十九日終於太原官舍享年七十有三政

和四年七月十二日卜葬於眞定府元氏縣某村之新塋公性沈毅有謀馭士寬簡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又好賙鄉人之急平生所得廩賜施與略盡屬纊之日家無餘貲人爲嗟歎然本起於田家子初不知兵猝然見奇於馮公竟有立於世昔唐李勣臨事遣將必觀其人奇龐福艾者付之或問其故荅曰薄命者不足與成功抑亦用人之一端也歟公之曾祖諱同祖諱通皆不仕考諱誠以公貴至太子左衛率府率贈官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妣李氏贈和義郡太君公娶鮑氏封仁壽縣君子二人長曰翊以戰功至武節郎次曰靖忠翊郎孫男

四人昂晨皆承節郎晨承信季未名孫女五人尚幼過始官於太原之歲也公已病不及見既沒（一作其沒）其子翊狀公行事以來請銘過推孝子仁人思欲揚其親之美其可辭焉銘曰雖甚盛德誰能去兵赳赳桓桓天實之生公在內朝王之爪牙出衛社稷能執干戈以征則克以守則固惟忠與孝用訓其旅既顯其親亦令其名畢萬七戰死猶有榮不貪天功邊邑以寧子孫緜緜吾是以銘

襄城程先生美中墓誌銘

古者仕而未有祿（一作貴）者君有（一無君有二字）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雖王公不敢以其位加於匹夫而士亦有不見公侯恥於鼎肉

瓯餽瓯拜之義秦漢以下風俗不競降志辱身惟利是趨故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有以也夫有襄城布衣之士曰程美中素以儒術教其鄉人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獨尙氣節不妄交於人鄉閭皆嚴憚之尊之曰先生先生嘗有侍從貴臣出守潁昌乃先生之友人也或勸之俾修謁焉顧笑曰我賤彼貴招而往吾猶病之若栖栖其門戸人其以我徼口腹而來祗自取辱焉衆大慙服邑有富人遣其子受經於先生旣中甲乙科鄉人榮之而先生澹然無德色其後貧甚或强使謁之以病告陽許諾而卒不往汝潁之士爲之口

口過與其子鼐遊鼐又稱其處兄弟之閒有難能者曰吾祖昔以財雄鄉里有子五人先生其季也伯仲皆豪放不事生產田園悉爲嬉遊費殆盡而先生敝衣蔬食杜門讀書未問有無全兄弟之懽夫孝悌稱於其家厄窮守道稱於朋友抑亦無愧於古之士矣今其亡也可不識乎先生諱彪美中其字也世爲開封長垣人後徙居襄城曾大父恍不仕大父永贈太子中允皆隱居自晦財豪而善施父諱初丞中九經第仕屯田員外郎性剛直好譏刺大臣以故仕不甚顯母李故丞相沆之孫侍郎師錫之女邑封長壽先生幼而警敏好觀史書不

特事科舉學年甫弱冠𡡉𡡉自立推重於先生長者皆自以爲莫及襄城舊儒曰楊泌未嘗妄以文許人一見之歛衽心服遂以女妻之由是爲襄城人先生善誨人至誠遇物期於長育成就學者從之如歸相踵登進士第多有顯者然終其身僅能取薦書而已一命不霑交遊稱屈是命也夫政和七年爾以上舍士貢於京師而先生亦以免舉恩將同試於春官未行而以疾終於其家享年五十有九歲在丁酉八月二十五日也子四人曰爾口闢開女一人適孫娛故資政殿學士康公猶子也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地從祔其先爾來請銘銘曰

源遠而流長立善必有自也安時而處順秉德必有似也介然乎不羣於物此其性之於己也不報其人而報其德天殆將以昌其子也

安邑縣壽聖寺第一代住持海印塔銘

我先大夫卜塋於郊放求浮屠師使居其旁義光者自解梁來能誦戒講說經論請止酉作佛事薦冥福衆不捨去遂建道場鐘梵之音晨夕無廢光爲人強力敏給喜於事功問其師承曰解之安邑住持壽聖寺第一代海印其名也印寂矣其道行有足書而未有發明之者義光死有責敢以是請某唯先塋有託於光光其何以辭

師姓張氏邑之王范村民家子也生時有光燭室人以爲非常十五即出家禮僧亥青爲師至政和二年乾元節以誦經應格爲沙彌二十受戒具邑始建壽聖寺師爲道俗所推使住持初未有屋一椽不數歲佛宇僧舍鐘樓經閣山門廚廩皆具備而從學者翕集矣師持律甚嚴誦經精專自云於日星閒能覩見諸天人相豈所謂獲常淸淨眼之報者耶以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示寂壽八十有四僧臘六十有五臨終之日有異香滿室遠近來觀歎未曾有其徒奉其骨塔而藏之法嗣法孫凡三十一人列於碑之陰蘇子曰南宗北律其自

此篇亦入卷五

相詆訾所從來遠矣使吾言信然由戒生定定生慧其
成佛得道豈有二哉宣和五年四月初十日記

河東提刑崔公行狀

曾祖諱裔故贈工部侍郎祖諱嶧故任刑部侍郎贈特
進考諱度故任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公諱鈞字元
播姓崔氏系出於魏相琰至唐世有顯人為天下望族
其先占籍光州徙居開封不知所從來自特進公帥慶
陽乃家於雍公以特進公蔭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
初任涇州酒稅積官至朝散大夫自涇州酒稅歷遷知
鳳翔之扶風瀛州之河間磁州之武安縣簽書遼州判

官通判岢嵐軍知南渠均遂三州領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梓州河東刑獄河東路轉運副使初扶風以母憂去官河間復丁父憂皆不能終任知南渠州被旨改提點大遼頓事不赴凡出任四十有四年終始一節公爲人溫厚靖深喜慍不見於色少讀書以功名自任不苟於吏事初守武安州既以整辦稱矣時深冀水潦民流移於武安者以千數誘說豪右出粟平其直籍貧民使得市而公自臨視之至秋大熟迄無殍殕黃髮垂髫扶攜而歸皆曰活我者崔公也武安之民紀公善政聞於朝願再留三年詣闕下者五百餘人時驚異之其後出

守專以清淨不擾爲政務在舉大綱略細故與吏民立
教期於無犯推轂士類率先寒素掾屬有故人子詭以
其父書求薦章置金函中公舉之有物笑謝而卻之然
卒加薦引人以此多公篤於故舊而能掩人之私也崇
寧中有詔天下建置佛祠榜曰天寧萬壽公時爲遂寧
守奉詔矍然曰此地上始封之國可使不先他郡乎然
民不可勞也乃因城南廢寺庀材治具躬自督視鼓舞
吏民不踰月而告成民視輪奐之鼎新初不知追胥之
擾也大觀初大行有黠盜曰李免者聚徒山谷時出寇
掠驚擾郡邑朝廷遣將兵捕虜久無功乃自梓州路提

點刑獄移公河東專董其事公入境以方略授諸將按劾其逗撓痿懦素無狀者數人由是人人自力皆倍其勇未幾披其黨聚賊窮請命詔釋之大行以寧請改轉運副使河東地瘠民貧漕挽歲常不足公曰民不可取也乃盡索諸郡貢賦山澤之籍與廩吏養兵儲邊之費計入以爲出罷不急之務講在官之利寬恤民力明年儲廥皆盈初行均糴法河東俗少種麥民無以輸吏恐不能塞責公獨抗疏於朝論其不可數辨之狀有旨遂罷夏糴公私便之詔天下言便民事公在職以八事應詔一曰議升貢二曰重守令三曰經漕運四曰慎舉官

五日罷榷酤六日議財貨七日罷時估八日重農事其
言皆切於世務可以見公行己之大略矣久之復除本
路提刑發伏擿姦郡吏震慄先是有浮屠氏者爲獄詞
逮引目以妖賊餘黨久未就捕一日獲於晉州詔公案
治衆謂必誅死公獨辨其非黨與讞於朝貸之復爲浮
屠如初人方知公嫉惡出於天資而其詳刑法民自以
不冤實長者也公在河東凡十餘年既倦游慨然有
歸志乃買田陽翟將老焉方築室會以事罷乃竟請歸
闔門不治外事絕賓客專以道家養生鍊氣之術爲意
無何無甚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時政和五年七月十

四日公兄弟二人季曰龠字元鼎布衣從公南北友愛未嘗相捨大禮恩當任子捨其息以先龠朝廷不從歎謂龠曰吾弟未祿仕吾無以見先君既得歸乃謝事以恩授龠命下兩月而公卒嗚呼可謂君子哉若人也公娶周氏朝請大夫宗問之女累封宜人先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琥曰諷皆早世曰嵩將仕郎孫男二人曰孝彥孝純尚幼以是年八月十七日合葬於陽翟縣某原周宜人之塋公平生無他嗜好唯喜藏書畜古搨傾家貲以求之不憚善作詩傳於士大夫之間編集於家二十卷又自取唐史撰次其人物之美者各爲詩以紀之

名曰易覽亦藏於家過昔從仕太原公爲部使者數得以事見公風姿秀整氣溫而色莊口不論臧否言不及世故獨好問長生之術與方士內外丹之訣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之說靡不造其精微蓋自弱齡從事於茲晚歲亦專心致志焉曰黃金可必成飛仙可必學故年高而齒髮不衰顏如嬰兒殆有得於出世閒法者夫重於內者必輕於外故公所至能以身徇義愛民利物不求赫赫之名去而人輒思之過嘗辱公之知論薦於朝又與其弟元量遊復同閭里講公生平爲詳乃狀其行事以告當世君子庶幾採摭以誌其梗概云爾

斜川集附錄上　遺事

宋史列傳

蘇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長元案過生於熙寧五年壬子是年東坡年三十七任杭州通判　任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需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

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蓋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箪箋箾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晁說之撰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即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

年遷儋耳安置既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邈乎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途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鬱結則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爲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攬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

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蜑夷獠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瘴蠱毒莫爲之疾病雖有欲殺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還至永州稍還仕版居陽翟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峨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視終焉之志曰吾來即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爲泯泯浮沈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朋

節槩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岣嶁桴溟渤之純孝而一旦忠藎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魏寇以死耳若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會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不壽吾叔黨於盛世一振發

之耶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遠居海上無他成就

下闕○朱彝尊書晁以道撰蘇叔黨墓誌後靖康中蘇叔黨以眞定倅赴官大河北爲賊所脅叔黨語賊曰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肯隨若求活草閒乎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王明淸揮塵後錄載之而鼂以道志其墓稱以纍疾卒於鎮陽驛以文可云孝子合而觀之不媿其父矣攷東坡先生以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於常州先生旣卒而蔡京由尚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迄於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貴逐貴降又而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於端禮門再刻石於諸州三刻石於文德殿門帝旣親書之京復自書頒之天下是時叔黨潛身救過之不給寧有富貴利逐之念崩於中哉惟困梁師成自言爲東坡出子嘗怨於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出叔黨之不忍顯絕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詠諧以玩世未嘗蕭梁以道所云嘻笑號浪節槩存爲是巳乃毀之者謂叔黨諂事師成自居乾兒夫師成旣以東坡爲父稱曰

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黨豈有業爲兄弟而又降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蜀者誣之貝錦南箕何論者不可不白其冤也

揮麈後錄二則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眞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我即其子肯從爾輩求活草閒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節也趙表之云（延傳集叔黨生於熙寧五年壬子卒於宣和五年癸卯十二月無緣至靖康時也此說似誤）

蘇叔黨以黨禁屏處穎昌極無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

稹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徊以師資焉且致餽饟甚腆叔黨懐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為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晤連淸宴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人南侵高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即命李齎金帛往訪問行府犒師并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騶遇已而飛龍御天補承務郎由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俱至列卿王獻臣云

揮麈三錄一則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

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繖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脩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氷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歎賞再三命宮人捧賜醇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閒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胡元功云

老學菴筆記三則

杭僧思聰東坡為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間挾琴游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為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叅寥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游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廷博案懶眞子曰淵明乙丑生至乙巳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詩為辛丑歲則年三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十皆非也近得廬

山東林舊本作五日邵康節手寫淵明詩亦作五日宜以爲正云云是叔黨蓋爲行本所誤而放翁亦未深考也又案朱型游曹源菴詩序云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時年五十子以正月二日游曹源菴年五十二矣知承其誤者非一人也

叔黨政和中至中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爲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爲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曲洧舊聞三則

東坡嘗語予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

能傳者能以筆傳之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游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爲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

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研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雲麓漫鈔一則

東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時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書抵先生云云書不録先生得書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司馬子長之流也命從者伸楮和墨書以荅之云云書不録

藏海詩話一則

蘇叔黨云東坡嘗語後輩作古詩當以老杜北征爲法

老杜詩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

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籬傍與竹枝詞相似蓋卽俗爲

雅

壘莊漫錄一則

東坡作僊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

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

工遂使全篇俱病

邵氏聞見後錄一則

孫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爲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所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爲五學士之首雖棲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槩無甚相愧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臥泣下不能起

周省齋集乾道丁亥泛舟游山錄一則

乾道丁亥五月辛酉抵宜興七月己亥早赴縣廳爲大行皇后夏氏上仙常服哭臨辛丑晚臨訖釋服解后新大府寺丞蘇峴叔子東坡曾孫而過之孫居潁昌陷金

尚書符奉符時挈以歸今爲駕部追之後昔東坡買田陽羨凡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故峴居此嘗與武義兄弟同班改官以錢端禮薦除太常主簿今代大府關

元遺山詩注一則 題蘇氏寶章

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沖澹似林西湖故字畫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叔黨爲最怒耳

墨史一則

葉少蘊云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東坡造墨海上得其祕法故人爭趨之子因問東坡之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得有法在儋耳衡適來見因

使之別室爲煤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
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和之不能爲挺磊磈僅如指
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蓋自別得法借東坡以行
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

研北雜志一則

葉夢得少蘊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縉公表少師持國
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脩簡遠持國之風烈
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
餘致仕者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
子實仲弓浮沈久不仕超然不嬰世故慕嵇叔夜陶淵

明爲人會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貫穿古今蘇翰林二子迨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家法過爲屬邑郾城令岑穰彥休已病羸然不勝衣窮今考古意氣不衰許亢宗幹譽沖澹靖深無交當世之志皆會一府其舅氏晁將之無斁自金鄉來過說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遙請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輒終日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至屢返不已一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有許昌唱和集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巇嶮之閒雖絕伯牙之弦而山陽之笛猶足慰其懷之思云

畫繼一則

蘇過字叔黨坡公之季子也元祐中公知杭州叔黨年十九預計偕七年公爲兵部尚書任承務郎後公謫英州貶儋州移廉永二州叔黨皆侍行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平生禁錮僅三十年晚除中山倅而卒善作怪石叢篠咄咄過翁坡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絕以爲老可能爲竹寫眞小坡解與竹傳神者是也晁以道志其墓亦云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絕處並以焦墨爲之此出奇也

香祖筆記一則

乙酉有書賈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秦蜀驛程後記一則 節錄

十三日抵定州謁韓忠獻蘇文忠二公祠祠為泉春園舊址叔黨嘗通判中山今配享蘇祠又天寧寺壁舊有叔黨楷書云大帥陳公遜康訪梁公飯於天寧率其屬遊企盛侖蘇過王執中趙奇雝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

斜川集附錄下

蘇文忠公集

兒子到此鈔得唐詩一部又借得前漢欲鈔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儋耳與程秀才書略）

軾與二十七娘（似謂同安君）甚安小添寄叔（小添似謂迨寄叔謂過也）並無恙（杭州與王元直書）

詩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

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盡村學中語付過

研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海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

軾與幼子過同遊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爲澄潭使水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遊壽聖寺過隱者石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　題壽聖寺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深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沖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元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履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游呼與飲既

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沖沖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題羅浮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遊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瀑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盛俯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擊楫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

影頹然不復能寐書以付過 記游白水巖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 題栖禪寺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益之六三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書筮

已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糅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書上元夜游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涯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蜒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疏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

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書合浦舟行

大帥延康陳公邀廉訪梁公飯素天寧仍率其屬游企盛俞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定州天寧寺題名懷玉按題名六行正書其文左行今在本寺大殿前壁嘉定錢少詹見而錄寄與王旣亭秦蜀驛程後記參校多延康仍三字飯素誤飯於今更補錄原文於後

斜川集附錄下　完

此注據乾刻增

明仙寺有蘇斜川詩碣前題云路轉花谿不踏塵仰頭人語半天開到門莫記山重數但覺衣襟有白雲彥齡己丑三月晦題彥齡不知為何人其字類黃涪翁後題政和甲午孟冬中休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遊叔黨彥明自開化甘泉至明仙時念老禪師復出世矣因題詩壁間暫拋塵土和雲扉山色空濛翠濕衣潤水松風俱有根道人鉢幾時歸　周在浚晉稗　八十五叟文書

案斜川詩文中多與岑氏還往之作岑氏昆季多以彥字排行則彥齡彥明必岑姓也

斜川集訂誤

再遊儀眞呈張使君

江淮冠蓋鬧如林求二已知何處尋風月欲談嫌許事山川不險似人心使君德量如天遠舉子科名自陸沈秋氣未悲先淚下黃花雖好不曾簪

寄如皋葉尉

借馬石莊去天寒曉出門亂岡行兎窟數點入鵶村欲醉酒力薄如迷海氣昏客遊無限事端的向誰言

金陵上吳開府二首

時平無事淸吟好衞霍貪功未是奇爭似一篇人膾炙

門方傳誦臥龍詩開府帥襄陽時嘗遊隆中爲諸葛孔明賦詩有翻覆看俱好之句爲世稱誦故云

廟堂陶鑄人材盡流落江淮老病身又踏槐花隨舉子思量鄧禹是何人

長元案右詩四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藎龍洲道人劉過詩元蹟祇書名而不著其姓後人遂誤裝入蘇氏一門卷中今考金陵上吳開府二首見改之本集則前二首亦爲劉作無疑厲氏宋詩紀事亦誤錄之殊未察江淮老病及槐花舉子之語與叔黨平生蹤蹟均有未合也

小雪

沈沈五侯居碧瓦映華梲獸族麒麟紅銀瓶黃封揭春風繞幄帳醉面生綺纈賜宴明光宮玉色迷金闕誰憐華門士破屋穿飛屑

長元案右詩載事文類聚宋詩紀事錄之考永樂大典所載凡十四韵此非全詩也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夢濃如酒

長元案右詞花菴詞選以為叔黨作注云此時方禁

坡文故隱其名以傳於世或以爲汪彥章作非也予

攷黃公度知稼翁集有送汪內翰移鎭宣城詞正用

此韵叉玉照新志云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云

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謳之坐客有挾怨者

亟以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路遷之於

永据二說則此闋爲汪作無疑花菴之語殊未確也